羣書疑辨

羣書疑辨卷第十二

目錄

讀太祖實錄
讀孝宗寔錄
讀實錄邱文莊傳
讀倪文毅傳
讀白昂傳
讀史琳傳
讀劉宇傳
讀高銓傳
讀楊文忠傳
讀梁文康傳
讀席書傳
讀霍韜傳
讀何鰲傳
讀聶貞襄歐陽文莊傳
讀唐襄文傳
讀許論傳

讀楊襄毅傳
讀劉燾傳
書討安南詔書後
書劾胡宗憲疏後
書張居正傳後
書彈園雜志後
書駁駁漫錄評正後
書從吾錄後
追記先世所藏令旨事
書先世敕命後
書家乘外集羣公手札後
書丙子鄉試錄後

羣書疑辨卷十二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讀太祖實録

高皇帝以神聖開基其功烈固卓絶千古矣乃天下既定之後其殺戮之慘一何甚也當時功臣百職鮮得保其首領者迨不爲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途甚于穽坎蓋自暴秦以後所絶無而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謗亦非人之所能掩也乃我觀洪武實録則此事一無所見焉縱曰爲國諱惡顧得爲信史乎至于三十年間盡臣碩士豈無嘉謨嘉猷足以垂之萬

祀者乃一無所紀載而其他瑣屑之事如千百夫長之祭文番增土酋之方物反纍纍不絕焉是何瞎于大而明于小詳于細而畧于鉅也洪武之史凡三修其一在建文之世其一在永樂之初此則永樂中年湖廣楊榮金幼孜所定也吾意前此二書必有可觀而惜乎不及見也若此書者疏漏已甚何足徵新朝之事寔哉君子即不覩可也

讀孝宗寔錄 二則

有明之寔錄未有若弘治之顛倒者也蓋總裁于焦芳而撰述于㒰昊輩宜其如此吾竊怪當時諸公如李文正王文恪楊文忠梁文康皆有總裁之責何乃一無糾正而任其顛倒若是耶中書之堂旣已伴食蘭臺之內又欲隨人曲筆耶甚哉諸公之孱也一焦芳以附璡之故筆削之際猶且不敢逆之則當璡之橫行而曰吾將有所補救吾不知所補救者何事也卽㒰昊芳之肆螫獨不畏萬世之公議乎與之同官而猶若此將古之箠枋頭之敗而詳張說之事者獨

何人也吾是以益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知有明寔錄
之未可盡信也
孝宗爲一代守成令主而寔錄所紀當時之弊政何
其多也蓋帝務通下情人人得以盡言故有過舉諫
形之于奏牘人之見之者以爲帝德之有失也而不
知正其能納諫之美也向非帝能納諫羣臣安敢盡
言後人亦何由知其詳哉至如嘉靖之世其治亂視
此不啻什伯今讀其史其弊之大者固已章著而其
小者反不若此之數數然彼豈無失之可指乎亦羣
工百職箝口而不敢言故後人無由知其詳耳且孝

宗十八年之間國家最爲無事而寔錄卷帙之多反有過于諸帝亦由奏疏之多耳余恐讀者不察徒見其疵而不見其美也于是乎言讀是書者其尚以是求之

讀實錄邱文莊傳

自古右文之朝孰不以藏書爲美哉秘書之缺畧而不備未有若明代之甚者也雖內之文淵閣外之翰林院國子監皆爲藏書之府然藏之無幾而其所藏者又皆禁而不許觀故直文淵閣者不得言文淵之書官翰林者不得披翰林之籍其在國子亦然不過每歲一晾以防蠹朽而已夫天子既不留心于載籍而學士大夫又不敢觀中秘之書則書籍之不備亦何傷之有顧士庶之家猶且購書以垂子孫而石渠之中蘭臺之內反缺畧而不備毋乃非盛事乎哉邱文

莊之初入閣也嘗承孝宗之命于所著衍義中撮其藏書之條疏為萬言以入告乃亦迄無舉行者夫以天子之所咨訪宰相之所敷陳然且格之而不行又何望于他日耶甚哉好文之主之難遇也大祖雖得天下于馬上然能投戈講藝釋繹論文故御集獨多于諸帝太宗之樂觀大典宣宗之雅號知書亦為帝王之難事世宗于孔庙明堂諸大禮嘗親為文以折羣臣至于制書手勅何多詰屈而難曉也豈有得于太祖之家法耶嗚呼帝王好文之難如此則秘書之缺畧而不備也又安足怪哉

讀倪文毅傳 以下皆寔錄本傳

世言張居正爲相摧抑天下之士士之取入學校者每邑不過數人甚者止于一人以爲居正阻抑賢路之罪不知當弘治時倪文毅岳爲宗伯嘗有是令雖大縣亦不過七八人不獨居正爲然也夫孝宗當一代文明之會人才奮興多士蔚起正宜鼓舞造就之時也乃始進之途如此其隘天下士子之憤怨當何如耶人但知弘治之世爲極盛之時豈知士風之不振至于如此則文毅阻抑之罪不與居正同一律哉天以文毅之賢而所爲若此又何責于居正吾所以

觀李宗實錄而深爲文毅惜也

讀白昂傳

孝宗之君德何其盛哉其大者尤在于用人我觀十八年之間自內閣以至百執事鮮不得人六卿之中最爲人所訾議者無如白昂徐瓊徐貫彼固無甚顯過使其當正德嘉靖朝猶足以稱名臣若其磊磊落落爲一代偉人者多出弘治之世何其盛也然白徐諸公當此淸議大行之日猶爲人所指摘苛汙濁之朝又當何如耶此尤君子所當深責也

讀史琳傳

傳稱琳通曉兵法兼善諸家占候之術故朝廷凡數出師皆命之總督蓋以知兵受任也凡十三年火餙為難平慶臨鞏之間流血千里琳為通帥不能赴救其搗巢也以數萬之師獲首止于三級知兵者固如是乎吾觀當時八座諸公固未有傑然可當邊疆之任者僅一許襄毅以糾合將帥而罷去使琳得崇其任亦可見邊才之難得矣幸火餙之猖獗未若吉囊俺答之甚耳使有如二酋者琳其何以應之甚哉有明武備之靡也以孝宗之賢馬端肅劉忠宣之為本

兵而邊烽一舉輒勞拊髀然則嘉靖末之爲邊帥者
固未可深責哉

讀劉宇傳

劉宇之以司馬遷家宰也文吏納賄不如武弁之多遂頓足長歎恨不久居司馬此猶足見士大夫承弘治之後寵賂彰章尚未至于極濫也吾聞嚴嵩父子之初得政也以得賄百萬爲願歛之久而後滿數爲大宴以慶後則數年而舉宴者再三矣蓋流極之勢固然無足怪雖然使其處魏黨則一歲之中亦可頻舉宴矣又何待于數年哉幸二兒之不處魏黨時也

讀高銓傳

士風之變易也豈不易哉方弘治之世人人自愛而尙名節重廉恥豈不誠忠厚之俗耶及劉瑾一出向時之大僚遂蒙面濡首爭先屈膝而不恤而高銓之子至自劾其父衣冠變爲異類何其甚哉乃知若輩之在先朝非果能自立也幸士習方隆故不至敗露耳一旦隄防旣壞遂放溢决蕩而不可收拾矣然則中材之士處盛朝而保其名行遇濁世而决其防檢者何可勝數彼固有幸不幸哉

讀楊文忠傳

文忠之相業其大者在定江彬之亂而登極一詔尤有功于帝室使數十年之積弊一旦盡去已受其緜而貽國家無窮之利上不使新主蒙寡恩之譏下使天下有更生之樂卽此一詔其相業之俊偉已踰于前後數公迨新天子登極不必有所更張而天下之規模已煥然爲之丕變嗚呼何其烈也當是時正人君子布列朝端百司衆職莫不得人天下之士皆欲有所發舒以赴功名之會一時望治者無不以爲太平可俟矣使從此君臣相得信任老臣何難致一代

之盛治哉自史道發難而廟堂之釁隙始萌曹嘉繼起而水火之情形益著至大禮議定天子之視舊臣元老眞如寇仇于是詔書每下必懷憤疾戾氣塡胸怨言溢口而新進好事之徒復以乖戾之性佐之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氣故不十數年遂致南北大亂生民塗炭流血成渠蓋怨氣之所感不召而自至也由是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豈不諒哉故愚嘗以大禮之議非但嘉靖一朝升降之會寔有明一代升降之會也嗚乎舊臣元老國家所視以爲安危也乃去之惟恐不盡而盡用新進好事之徒彼新進好

事者何嘗無矯矯可喜之功顧損國家之元氣亦已多矣故張璁桂萼用而元氣爲之一喪汪鋐夏言用而元氣爲之再喪迨嚴嵩父子用而元氣爲之喪盡矣使繼嵩之後者非徐文貞則末流之弊更將何所底止哉得文忠以救其始得文貞以救其終故四十五年之間雖主昏于上民變于下而宗祏不至于亡也語嘉靖之相業者其倘求之二公乎

讀梁文康傳

文康居內閣十二年其功烈卓然可紀者何少也有明閣臣之制權歸首輔次者不得有所耑故論相業者必于首輔求之文康嘗爲首輔三年矣何亦少所表見也吾初讀皇明通紀及霍韜黃佐所作文康傳見所載草赦之事未嘗不嘆其事之偉也後讀趙文肅楊公神道碑及王元美所辨草赦之事又歸其事于楊文忠傳聞異詞如此吾安所適從然欲竟屬之于文康吾亦有所不信也諸家野史載文康子次攄因爭田事殺楊氏一村二百餘人吾始不信後讀武

宗寔錄始信其誠然夫身爲宰相而子不道至此既
不能正子以法又不能引罪求歸任臺諫之交章而
安然不動何顏之厚也正德之末四相同朝乃世宗
即位首罷其相余初亦疑之以上方圖任舊人何罷
之驟也後乃知諫官論列不爲公論所容耳由此觀
之文康之爲相賢耶否耶亦可以決矣余觀國史本
傳不置褒貶世之論文康者好之則過于褒惡之則
過于貶余亦何能定其爲人姑撮寔錄之所載與諫
官之所劾者書于傳末庶可考而知焉若陳建之通
紀寔文康之弟儉所著故多譽兒之詞尤不足信讀

者母爲耳食可也

讀席書傳

異哉議禮諸人何心術之若一也席書以仇宋卿之故于殺人爲盜之李鑑而欲釋之此與張桂之釋李福達何異恃主之寵而恣肆橫行此小人無忌憚之爲耳書素號清流以博講學之名者何乃至是耶雖然非獨書也陳洸之兇淫暴虐乃衣冠而盜賊霍韜必欲雪而用之此與書之釋李鑑又何異吾不意數人之心術竟如一人也大禮之議本違聖經乃因此蒙眷遂欲盡反天下之公論而事事與之立異吾因謂其初之所議不過于寵希進而然非真能有所見

讀霍韜傳

嘉靖間議禮之謬未有若霍韜方献夫者也其附會張璁而力主繼統之說已爲悖理至纂修大典申辨爲人後之義遂詆及于師丹呂誨諸公而尤痛詆司馬君寔何狂悖之甚也世宗之入繼原與漢哀宋英不類故得以不考孝宗爲辞乃因世宗不肯爲人後遂并爲人後之文而欲去之何敢于背經畔聖肆無忌憚若是耶爲人後之說非漢宋諸賢之所掇而哀帝英宗得不考成仁二主哉恃君之寵而縱肆肯戾朝端之議論固可假主威而壓之矣天下萬世之

公論彼亦欲盡抹之乎甚哉小人器量之淺也人主畧加以恩寵遂人人咆哮跳踉若猘犬之狂噬而霍韜有期之喪至自比古諸侯不服期之義公然犯天下之名義而不恤猶自謂已知禮已知學嗚呼其所議者何禮所講者何學哉誠吾所痛心疾首者也

讀何鰲傳

史于鰲之卒稱其清正諒直有古大臣風嗚呼何其謬也嘉靖間刑獄之寃者無如楊員外張司馬李中丞及楊給事李家宰乃皆鰲爲司寇時所定卽曰主之有人何不聞一言爭執耶官至六卿卽獲譴而退猶餘榮矣可隨人輕重而不恤耶漢史極稱于定國之讞獄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其手後人不能無議今鰲安得獨寬其責也鰲山陰人其父詔亦爲尚書余嘗問其鄉人言部生數子其後多讀書者惟鰲之子孫皆不慧張元忭修越志于鰲亦無所稱許鄉人

之言如此啇可信不誣孰謂古大臣而若是耶是時職我禁者惟劉詉于王聯一獄稍能執奏其他如鄭曉之于楊順阮鶚黃光昇之于海瑞或出或入皆不免于骩法又寧獨一鰲也哉此趙綽徐弘敬所以彌令人思也

讀聶貞襄歐陽文莊傳

雙江南野皆受學陽明之門世之論其學術者未有能置優劣者也乃國史于南野則極其褒于雙江則多所貶若是者何也吾謂國史之言皆是也直二公所處不同耳雙江當南北交訌之時身萃天下之責自正統己巳以來未有若是時之難為者也而且以世宗為之君嚴嵩為之相動多掣肘謗餌隨之其得易言勝任哉若南野所處則雍容禮樂之場優游輿制之府稍有文學知故寔者足以任之矣曩令雙江而為宗伯未必不如南野令南野而為司馬亦豈能

遠勝乎裴江哉任職有劇易而短長以見甚哉民之
幸不幸也雖然裴江之爲司馬固有不滿人意者焉

讀唐毅文傳

初讀國史唐公傳曰此忌者之口也不足置辨已而念公賢者受誣至此安可不爲之辨公抱負長才林居不試睹鄉邦之塗炭思起而救之適會趙文華荐朝廷有夏官郎之授遂以應命其出處如此乃傳謂公以策干文華因以得進吾觀公文集有却趙侍郎饋遺一書彼于匪人交際猶且却絕安肯以策干之文華之荐亦由自知其才欲以博荐賢之名耳豈公干之而後荐耶若以文華之荐爲公累將與公同荐者尚有胡松冏相翁大立李文進秦鳴夏五人惟鳴

夏赴官道死餘皆至顯官議者未嘗以文華故責此五人何獨爲公舉也史于胡公傳備詳其善狀而不言文華之薦獨于公之傳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筆削如此此豈非有挾而然耶傳又謂公初欲獵奇致聲譽屏居十餘年上方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終不見用夫公以弱冠登上第一時文名籍甚恐名浮于實故力斂闇然之學雖詩文亦鄙而不爲何嘗無聲譽而須獵奇以致耶其不見用乃當路者不悅上何嘗有意摧抑之而公亦豈浮名無實者耶又謂公初罷官力爲矯亢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

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行晚乃由文華之進夫天下固有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者而肯變節以希進耶何其量天下士之薄也其爲此言不過謂公欲得官耳公誠欲得官其初嘗兩爲翰林何不優游文史之地馴致通顯而乃至屢得屢失耶始棄翰苑之華階而覔求部曹之冗職亦大非人情矣至謂公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武功見盡暴其短爲天下笑夫公以戊午冬始以郎官視師至己未開府淮揚僅六月而卒其初則權輕不足以集事其繼則受任日淺故不能大有所展布然公兩以病軀

揚帆海外巡歷而歸諸將寡稟悚息軍容爲之一振屢有斬馘功三受金鏑之賜一時勞臣宜無如公者志雖未竟天下皆歎其忠何短之暴而又何人笑之使當是時任事者而盡如公何至若是之靡爛以公之勞勤而猶責之如此又何以責他人甚哉忌者之口可畏也蓋睹鄉邦之塗炭而思救之者其本志也不得竟其志者限于年也奈何欲沒其生平而誣詆至是哉吾觀國史前後諸傳其褒貶不過數語獨公此傳一事而言之再三彼將以是深章其醜不知適足自形其爲忌耳自古史官挾私以枉人者何限吾

于公獨深有感也故爲之辨

讀許論傳

嘗讀許恭襄九邊圖說未嘗不嘆其討論之精綜理之善也以爲使當其事宜必有可觀者後邊疆多難論以此書故當宁遂以邊才目之凡嚴疆要任多以相委宜其向所論著悉見之于行事矣乃左支右吾卒未有卓然可紀之功而其居本兵也委身嚴氏頗以溺職聞何其名寔之相背與其所論著者固可言而不可行與蓋空言易而措施難大抵然也爲國用人者尙核其寔而毋徒取其言哉

讀楊襄毅傳

嘉靖之際大臣以身係天下重輕者吾得二人焉前惟翁襄敏萬達後則楊襄毅博而已翁公蚤沒不得竟其志楊公則既歷中外天下鉅任悉以授之隨施而效在公可謂不負乎天子而天子亦可謂用公之長矣然甲子灤東之役非徐文貞調護卽不受汝夔之律亦不免伯温之譴矣公固適逢其幸哉獨怪以公之猷畧與天子之所以委任公者宜其建不世之勲為天子釋南北之憂乃卒未聞內修外攘有如向之于忠肅公者何也豈固時不同耶抑才有所限耶

吾蓋觀前後之爲司馬者而益嘆忠肅爲本朝第一人也

讀劉燾傳

自南北多難以來廟堂悉知兵之士一時所用以禦盜者往往即昔日之盜如劉燾高捷尹耕雖發身科目其初固盜首也耕爲兵備以黷貨而罷捷爲操江以避寇而罷燾則南北疆塲巨任靡所不歷廟堂雖知其貪黷而卒不能舍也嗟乎士當承平之時率相矜以文墨一旦有事遂使盜得志于天下亦可嘅已夫天下方苦盜而使盜得據吏民之上盜何由息哉顧其人誠足以禦盜用之亦何傷乃彼自爲盜則有餘爲國家禦盜寔不足亦安賴夫若輩而用之雖然

彼仕官而爲盜者寧獨壽三人也吾安從別三人之
爲盜也

書討安南詔書後

嘉靖安南之役是豈不可已者哉幸我師未出彼先納欵故天下猶未大被其害不然東南數百萬之赤子其死于轉輸戰鬭者可勝言哉時惟淄公珍唐公胄潘公旦嘗以疏諫其他三事大臣率視君意爲可否而司馬毛伯温者從衰經之中起而身任其事彼將求不世之大功耶恐未可倖也以章皇帝之賢一時謀臣猛士之盛正當國勢方強之時已得之交趾猶且委而棄之則當嘉靖之世而欲勞師萬里以倖不可知之功豈可得哉吾觀世宗當日原非有意必

討也故屢發屢止使爲大臣者能力阻之則事可止止何至調兵徵餉勞費我父老爲乃當時諸臣見二公以言受譴遂箝口而不敢言嗚呼軍國何事也而爲謀若此後之觀史者不且有舉朝婦人之嘆哉

書陸給事鳳儀王御史汝止劾胡宗憲二疏 國史

無宗憲傳
故題疏後

宗憲之爲害于吾浙也可勝言哉自借軍興之名行提編加派之法而民之苦賦甚于苦賊宗憲以朘之民間者半奉權要之歡半供聲色之欲故盜賊雖衰加派不止而民之苦宗憲更甚于苦賊當世之人第見其有平寇之功而眞以爲豪傑之士也亦已惑矣吾嘗攷其生平始也締趙文華爲石交而因以進用繼也結羅文支爲死友以藉其彌縫陷張經而攘其功傾李天寵以奪之位此其罪狀之顯著者恐廟堂之

疑我而當世之士或不我恕也于是獻祥瑞以固主
眷輦金錢以酬相恩而又以其餘遍賂天下失職之
名士故當塗者既飽其欲而莫發其奸握槧者亦感
其私而爲之稱功頌德播于詩文以塗人之耳目上
下交歡自以爲術之工矣豈知有不畏強禦如二公
者以繩其後哉吾嘗聞諸禾人自提編法行加派于
禾郡者數幾一金至今言之猶有餘恨即一郡而他
郡可知使宗憲不去吾浙人其尚有皮骨哉則二公
之有德于吾浙誠不可忘也若夫島寇之滅雖見以
爲有功然連地五省歷時八年徵數十萬之兵糜數

千萬之餉又合諸文武將帥之力而僅克勝之亦云微矣其尚以爲不世之功哉凡宗憲之罪狀其載于二疏散見于國史及王元美所紀者吾不具論論其害于吾浙者如此若自擬詔旨以授世蕃尤罪之不容誅者其死于詔獄豈不幸哉

書張居正傳後

關中馮恭定公嘗論張居正有十大罪余更廣之爲二十四大罪首逐顧命元老一也交結近侍馮保二也父死不奔喪三也謫削忠諫之臣四也劉臺傳應禎余懋學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王用汲趙世卿孟一脉凡十一人兩宮並尊亂屢朝嫡妾之分五也穆宗附廟神主不由中門使天子得罪于其父六也廢錮天下名賢七也陸樹聲畢鏘丘橓孫丕揚萬士和宋纁陸光祖王遴陳有年海瑞曾仝亨魏孝曾姜寶袁洪愈何維栢張岳孫應鰲王之誥陳瓚駱問禮凡二十餘人引用天下凶邪八也李幼滋曾省吾王篆王宗載朋櫝勞人堪于應昌陳三謨王蔚傳作所陳世寶曳白之子皆登上第九也攄

王府爲私第十也祖制百里內不覲朝親王者罪死而居正與親王抗禮致親王城迎接十一也殺僇天下名士吳仕朝梁元輩十二也以私憾致侍郎洪一朝選于死十三也衰麻之中蟒服巡城十四也每歲決囚勒爲定額十五也以催科爲考成使吏治大壞十六也禁天下報災異十七也用游棍徐爵爲錦衣傳道禁中消息十八也縱家奴游斥于外干預部院公務十九也興王大臣之獄幾殺顧命大臣二十也祖訓請設丞相者全家處斬居正公然自称爲宰相二十一也盡攬部院之權使九卿不得舉其職二十

二也廢毀天下書院禁士子不得講正學二十三也任用頑鈍無恥之徒布滿高位使朝廷無一正人二十四也王國光殷正茂張孝顏方逢時陳　潘晟陳瑞劉堯誨何寛梁夢龍徐學謨高文荐周詠王篆陳思育高啓愚

書彈園雜志後

甚哉伍袁萃之妄也其襍志所載大要爲辛亥京察一事耳辛亥之役孫公丕楊爲冢宰凡小人之號爲宣黨崑黨者斥之殆盡而王紹徽喬應甲亦在其中紹徽素有淸譽應甲嘗劾李三才萃深惡三才凡劾三才者皆稱之爲豪傑故爲二人不平于察典旣竣小人之擊孫公者極其褒美而君子之持正議者痛加詆毁自以爲春秋之筆矣迨魏忠賢一出向之褒美者鮮不失身喪節如徐兆魁邵輔忠徐紹吉劉廷元及紹徽應甲後皆入逆案內而其所詆毁者獨能保其身名于是袁萃之論不攻

而自敗使其目覩魏賊之禍何待他人之毀其書嘗自毀之恐後矣甚哉立言之不可易也袁翠之爲此志豈有意于仇君子庇小人惟所見一偏遂以至此然則君子之欲立言者可自遈其胸臆哉

書駁駁漫錄評正後

始伍袁萃爲林居漫錄而賀燦然駁之曰漫錄評正袁萃又取評正駁之曰駁漫錄評正已而燦然復取袁萃之所駁者駁之曰駁駁漫錄評正皆以爲刋布焉事起于袁萃之譏燦然而燦然爲之報復耳吾謂袁萃之乖僻其持論固未必盡當而燦然之挾忿詆訐亦不足爲寔論也蓋萬歷巳巳之春少宰楊公時喬總憲溫公純主京察于臺省之爲權門効力者多所貶黜相臣欲留之察疏久入而不下一時諫者及爲謫降燦然以銓部郎繼言之亦遭罷黜察疏乃下

燦然方以此舉爲名高袁翠于漫錄中謂其疏既攻
被察者不當復攻王察者訊其承相臣風旨於是二
人之隙遂不可解而彼此訐發幾如兩造之訟夫燦
然心術固不可知然彼既建言被黜亦可稍恕乃袁
翠必欲攻發其陰私以章己之直筆不亦過甚已哉
夫德非聖人職非史官好著書以褒貶當世之公卿
大夫縱使褒貶悉當亦不免當世之忌況其所褒貶
者原未必盡當乎宜其爲人所詬厲也然則爲燦然
者固失之于逞憤而爲袁翠者亦無輕于著書哉

書從吾錄後

從吾錄者匪人吳玄之所斬也凡萬歷中小人攻君子之說無所不載末復爲說以揚之而當世君子多爲其所掊擊焉當神宗之季羣工水火君素混淆然而邪正之際固不難辨也玄身在事外何仇于君子而顛倒若是豈有所不容已耶豈身醜類献媚當途所得幾何而甘心爲此吾不能爲之解矣雖然世之身在事外而顛倒黑白呈身献媚者又寧獨一玄哉玄之武進人其父中行以編修諫張君正奪情廷杖削籍爲清流所宗其兄亮官御史入東林亦爲清流所許玄乃背父兄附邪黨公然爲名教之罪人真小人無忌憚之尤者

追記先世所藏令旨事

明太祖之未踐祚也實奉宋主龍鳳之朔至丁未安豐既陷始改號吳元年其前之称行中書省丞相暨吳王皆宋主所命也愍幼時猶及見　太祖授我始祖令旨二道其一方爲丞相時後題龍鳳五年其一則爲吳王時後題龍鳳十年而二札之上皆大書皇帝聖旨則是　太祖之初受命于宋主明甚今國史及諸家傳記皆沒而不載其意蓋爲國諱也不知此何必諱漢主不啻受命懷王乎韓氏之興與懷王何異不聞漢史爲高帝諱今國史何必爲

太祖諱也況韓氏爭雖不成而下中原墮上都雲
擾六合卒致元氏失國皆其首發難之功則其所驅
除寔開　太祖之先初非漢樊崇隋楊玄感之比
綱目于玄感諸人猶未嘗書之爲盜則韓氏之立國
何不可大書特書而乃爲　太祖諱也他書言歲
元旦　太祖欲設宋祖位而劉誠意去之則此歲
之前　太祖固未嘗不奉以朝也　太祖身未
諱而史官無識致沒其寔甚可恨也愚故追記之如
此他日修正史者或可以是爲一證而正舊史之失
云

書先世敕命後

曩　高皇帝錫我　始祖之命曰萬斌起事之初興于定遠始克滁城即宜其武和陽之捷功益懋焉誥詞褒許如此則是　先將軍之與　高皇帝寔同起于草澤者也與徐湯諸公結布衣昆弟之歡者何異守滁十數年淮西盡失滁獨無恙與耿吳二侯守長興江陰者何異後且從克建寧殞身沙漠功烈章章如是縱不得與建方面之勲者世守帶礪使得生列環衛而沒膺封爵亦其宜也乃身止武畧之階至我

二世祖積功始得晉秩明威延賞于世小臣即不

敢望而　帝所以酬之者何其薄也後讀國史見開
國三等之封凡六十有四人而延及後嗣者僅魏國
黔國武定三八至　神皇帝繼絕始續懷遠靈壁定
遠臨淮四侯暨誠意伯而八則又未嘗不撫然嘆曰
我祖之薄取于國者正天之所以厚報　萬氏也竊
今我　祖得膺茅土未必不與馮鄧諸公同爲皂隸
亦安能世世蒙澤至三百祀之外哉乃知向之六十
餘國未必盡幸而四伯九十衛諸臣未必盡不幸也
天道薄取而厚償以是觀之益信

書家乘外集羣公手札後

夏日無事與六兄克宗閱家藏羣公手札見有家學汪鋐與　高王父中丞喬應甲與　王父二書曰是小人之尤也曷斥之克宗曰然已而克宗整家乘錄羣公手札于外集中遂棄二札不錄愚是益咲奸徒之不容倖免而小人之爲人唾駡無已時也方二人致書于我一巡撫南贛一巡撫淮揚其罪狀猶未甚敗露也然君子醜其末去之唯恐不亟其他若趙莊靖若邵文莊雖片紙而不遺若文徵仲若王稚宜雖布衣而必錄家乘之中而寓春秋之法焉何其

嚴也異時吾子孫觀此尚爲集中之所載者不爲集中之所棄者庶幾不墜吾 祖之教而亦克宗所以承輯之意也嗚呼人其可不自立哉

書丙子鄉試錄後

崇禎丙子科浙江鄉試舉者凡九十七人而吾邑得其八舉進士者凡四人八人之中錢公希聲以監國大學士從亡海外克追陸丞相張樞密於鯨波間周公唯一解順德之綬拔衲入山長往不顧有壁立萬仞之槩謝公于宣服官行人遭甲申北都之變受刑而死亦不失節董公天鑑 先君子郡公車之徵坎壈窮誠歿齒不悔其無聞者僅三焉夫一邑之中一科之士而得全節者五人何其盛也余因是歷攷前此數科及後此兩科皆無如是科之盛即是科之中

其他十郡七十四邑亦無如吾邑之盛又何奇也嗚呼得士如此使得高步昌辰當必有所表見乃遭逢歲寒各守彭咸之遺則不以勳業著而以節義聞是雖甚盛亦何其不幸哉此又非余所知也

羣書疑辨卷十二終

板藏古董水氏